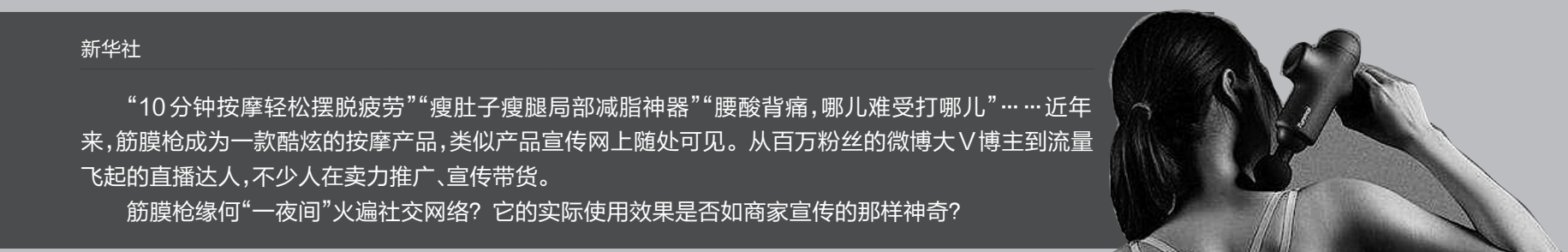


价格几十元至上千元不等,宣称解除疲劳、快速瘦身 揭秘网红“按摩神器”筋膜枪



1万余件几乎“秒抢”, 筋膜枪成网络爆红“按摩神器”

筋膜枪似乎“一夜”出圈成为网红产品。今年“6.18”网络购物平台活动首日,某品牌筋膜枪开售1小时即突破百万元销售额。在某直播平台,一位网络达人首次带货就售出5000多件,累计销售额近500万元。还有明星在视频平台推广,1万余件产品几乎“秒抢”。

上班族小高说,入手筋膜枪,是朋友圈打卡晒图必备,“没买都觉得不好意思”。徐州市民王平是一名长跑爱好者,在朋友推荐下花近1000元买了筋膜枪。她说,跑完步可用筋膜枪放松脚踝、小腿、足底肌肉,周围不少运动爱好者都很喜欢。

记者了解到,筋膜枪的消费群体以“90后”年轻人为主。2019年淘宝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筋膜枪的购买者中“90后”占比55%。据一位业内销售人员介绍,每天在网店咨询及购买的客户有几百名,“有的想按摩放松,有的想减肥瘦身,还有买了做训练辅助”。

“年轻人平时工作压力大,可能会出现一些身体不适。另外,他们健康意识较强,做完高强度健身运动后有时会出現肌肉酸痛,所以成为商家瞄准的主要消费人群。”中国康复研究中心北京博爱医院物理治疗师李雯说。

价格几十元到上千元不等, 缺乏生产标准

记者调查了解到,筋膜枪产品质量参差不齐,价格差异大,生产标准不一。

记者在购物平台上搜索,发现筋膜枪的售价从几十元到几千元不等。某品牌客服人员介绍,同品牌筋膜枪产品价格区间在几百元到几千元之间,主要是档位、重量和噪音上有差别。

业内专业测评师表示,价格差距和使用的电机、电池、材质等有关。电机是核心,关系冲击力度、幅度、频率和稳定性,电池容量决定最大续航,材质则影响散热、手感和使用寿命。“千元上下的筋膜枪差别感不是太大,几十元和一

两百元的,冲击大、不稳定、振幅和力度时大时小。”

业内一位厂商坦言,筋膜枪的生产成本并不高,但品牌溢价程度高。据他介绍,一款市场价1599元的筋膜枪,进货价只需480元。国外品牌刚进入国内市场时,售价至少三四千元。

此外,质量参差不齐是消费者对筋膜枪吐槽最多的问题。杭州的王先生投诉,从购物平台上花1000多元购买的筋膜枪外包装简陋,没有经过封装处理,包装盒上也没有品牌、厂家等标识,“用起来枪头处有滋滋的异响声”。

在聚投诉和黑猫投诉等投诉平台,从去年6月至今,不断有消费者投诉购买的筋膜枪没有“三包”,质量不过关,还有人遇到充电器爆炸的情况。

南京体育学院运动康复医院院长王家祥说,筋膜枪的电机质量若不过关,使用时有烧坏的风险,不合格的按摩枪头材质直接接触皮肤有污染伤害。一位负责器械采购的业内人士表示,有商家卖的筋膜枪是由切割金属和木材的曲线锯改装而成,存在一定风险。

记者发现,几乎所有卖家都宣称筋膜枪具有放松肌肉、缓解疲劳、减轻酸痛等功效;有的在在此基础上主打减肥瘦身;有的说能治疗颈椎病、肩周炎和腰椎间盘突出,“一次就能达到很好的疗效”“哪疼打哪儿”“哪难受打哪儿”成为普遍宣传标语。这些堪称“神奇”的宣传,实际功效到底如何?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运动医学科康复师苗欣介绍,筋膜枪的原理类似于深层肌肉刺激仪(DMS),通过机械不同频率振动刺激肌肉组织新陈代谢,理论上可以起到放松和缓解疲劳的作用。但目前还缺乏严谨的临床科研证据证明其疗效。

李雯解释,振动针对的是肌肉、肌腱或关节周围的软组织,最多起放松作用,并不会有减肥效果。王家祥也认为,市场上热卖的筋膜枪,只能做到浅层次肌肉放松,接触不到深层次肌肉,“不具备治疗功能,更不是万能的,实现不了一些商家承诺的所谓‘疗效’”。他同时提醒,筋膜枪使用不当,不但不会缓解疼痛,还可能刺激血管,导致肌肉痉挛。

亟须出台生产标准,加强市场监管

业内人士介绍,筋膜枪不属于医疗器械,生产和销售不需要许可资质,目前还没有统一的行业和国家标准。常州市体育医疗科研所副所长刘云清认为,筋膜枪近一两年在国内流行开来,还属于新兴产品,应尽快制定标准。建议有关部门在标准出台前,针对存在的问题和漏洞,加强市场监管。

中国消费者协会专家委员会专家邱宝昌表示,筋膜枪不属于医疗器械,以预防和治疗等功能进行宣传,属于虚假宣传和夸大宣传,涉嫌违反广告法和药品管理法的相关规定。

多位康复科医学专家提示,筋膜枪的使用存在一定风险。频率振动大,会将血栓栓子或者斑块振动掉,通过血液流动堵到器官,导致栓塞,不适宜患有血栓性疾病、出血性疾病等基础疾病的消费者使用。同时,不建议在颈椎、椎体、头颈等敏感部位和重要脏器以及中枢神经系统周围进行振动。

“如遇疼痛等运动损伤,建议及时就医,不要随意使用筋膜枪来进行自我治疗,可能会适得其反。”李雯说。

16岁少年把爸爸银行卡里的160万元全部拿来打赏 直播平台“青少年模式”形同虚设

《中国青年报》

卖菜大叔老刘16岁的儿子刘浩(化名)闯下了大祸,他将爸爸银行卡里近160万元全部打赏给一名直播平台的主播。这些钱,原本是老刘为盘下一家菜店而向亲友东拼西凑来的。

不久前,天津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了这起未成年人通过网络直播平台进行高额打赏引发的合同纠纷案件。经过多番沟通协调,当事双方达成庭外和解,原告老刘申请撤回起诉,直播公司返还了近160万元。

近年来,我国网络支付技术和网络娱乐服务业发展迅猛,未成年人投入巨款充值玩网络游戏、给主播“打赏”等现象屡见不鲜。办理此案的法官表示,对于未成年人非理性消费导致的损失,即使经过多方努力得以返还,只能是事后补救,“如何从根源上减少此类情况的发生,亟须社会各方进行有效引导和应对”。

这起案件中的刘浩,初二起辍学在家,老刘让他替店里收钱,再把钱存到卡里。老刘忙于生计,很少过问儿子的生活,也并不知道儿子迷上了网络直播平台上的一名主播。

刘浩用母亲的身份证信息在网络直播平台上注册登录,为了引起主播的关注,增加与其互动的机会,他

频频给主播刷礼物打赏。由于过于沉迷,不能自拔,3个月内,刘浩在直播间不知不觉间把银行卡里近160万元全部打赏给了主播。父母发现后,多次联系那家直播平台说明情况,希望对方能退还不懂事的孩子打赏的钱,却遭拒绝。

多方申诉无门,老刘将这家网络直播平台告上法庭。一审法院判处该直播平台所属的科技公司退还部分金额,但老刘希望能将打赏的金额全部退还,遂向天津市三中院提起上诉。

针对未成年人直播打赏的问题,今年5月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涉新冠肺炎疫情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二)》给予明确规定: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未经其监护人同意,参与网络付费游戏或者网络直播平台“打赏”等方式支出与其年龄、智力不相适应的款项,监护人请求网络服务提供者返还该款项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办案法官表示,该案系我国网络支付技术和网络娱乐服务业迅猛发展背景下产生的新型案件。上述规定将应予返还的款项限定在与未成年人的年龄、智力不相适应的部分,这一点在具体案件中可以由法官根据未成年人所参与的游戏类型、成长环境、家庭经济状况等因素综合判定。

在该案中,法官希望科技公司能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与社会各界共同维护好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直播网站最终退回打赏款,为平息此类纠纷提供了一个可操作的解决路径。“社会各界都有责任和义务,维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办案法官表示,当下,教导孩子如何利用网络,向他们传递合理的消费观,是全社会应共同研究的课题。

值得关注的是,目前有关网络直播的监管仍停留在内容审核方面。根据国家网信办要求,从去年3月起至今,已有53家网络直播和视频平台上线“青少年模式”。记者浏览多个直播平台发现,虽然不少平台都设置了“青少年模式”,在此模式下无法进行打赏,观看时间也受到限制,但只要输入密码,“青少年模式”即可轻松解除。

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CNNIC)日前发布的报告,直播平台的“青少年模式”形同虚设,存在轻易延长使用时限、未推出强制实名认证,甚至诱导打赏等问题。

另外,办案法官表示,本案中这名16岁少年曾多次进行打赏,直到酿成大祸才引起家长的注意,“家长必须承担起监护、教育责任,帮未成年人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保护其健康成长。”